



昭山记

□ 简 媛

在长沙住了快20年，昭山于我，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微妙的距离感。最早听说它，是先生以前在湘潭工作的时候。他有个同事是昭山本地人，有一天神秘秘地跟我们讲，想在昭山附近买块地，还劝我们一起，说以后能在那儿养老。我听了直笑，那时我们还不到30岁，养老这事儿，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，只当他是在开玩笑。

昭山在湘潭、长沙、株洲的交界，就像一颗被岁月忘了的珠子，安安静静地待在三城中间。它位置特别，湘江从山脚弯弯曲绕流过，划出个好看的“S”形弯道，山水挨着，像一幅天然的水墨画。

从入口走进昭山，第一印象不算惊艳。没有气派的大门，早春的天热得像盛夏，穿着厚冬衣，心里烦躁得很。上山有两条路，一条是铺着青砂石的马路，能通车；另一条是青石铺的步道，给行人爬山用。这质朴的样子，和我想象里的风景名胜完全不同。看着海拔仅百米来的昭山，我心里犯起嘀咕，这么一座小山，真值得爬上去吗？

走到半山观景台，眼前猛地铺开湘江，像一幅没装裱的宋画。《潇湘八景图》是宋人在潇湘山水间种下的美学基因。画家牧溪笔下的昭山，在朦胧墨色里，像隔着雾看月亮——不完整的样子，反倒有了更深的韵味。

以前和湘江碰面，要么离得很近，要么远远看着，从没像这样俯瞰过。昭山这特别的位置，让我瞧见了湘江不一样的模样，江面又宽又远，一眼望过去，好像能看到天边。春天的太阳暖暖地照在江面上，微风一吹，闪起层层白光，就像大鱼自在游动时身上的鳞片。

爬山的人很多，有带着孩子的年轻夫妻，有中年夫妇，还有老人一起结伴的。一路上，赞叹声不断。“哇，好舒服。”“这风真凉快。”还有出差路过的人感慨：“没想到山上风景这么好，怪不得是古潇湘八景之一。”



昭山和湘江 湘潭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供图

古潇湘八景，是古人挑出来的潇湘八大美景，每一处都藏着深厚的文化。和其他七景比起来，昭山这座横在三城之间的孤山朴实无华，就像一只粗陶茶碗，有着独特的味道。画家的墨色已渗入山脊，诗人的诗句还在江面漂着，人文和山水相互映衬。昭山，就像一道简单的土菜，没有大餐的精致，却有最纯粹的味道，叫人忘不了。

登上昭山顶，一座古寺出现在眼前。听说这里有很久远的历史，藏着数不清的故事。倚着寺前的栏杆往前看，眼前景色一片辽阔。北面，兴马洲全收在眼里，再往北就是鹅洲。湘江从南往北流，经过株洲、湘潭、长沙，到岳阳流进洞庭湖，最后汇入长江。这会儿货船逆水而行，远远看去，好像一动不动，时间似乎都慢了下来。

运气好，我登上山顶的时候，天空出现奇妙的景象。阳光从乌云里透出来，像有神仙驾着祥云来了，正把金光洒向大地。远处的山水是青黑色，近处的被金光笼罩，像在

梦里一样。

傍晚，暮色缓缓漫过湘江，货船的影子在江面上拉得老长，像是在写着诗句的余韵。昭山古蹬道，那些从历史深处保存至今的青石阶，已被磨出包浆，正泛着岁月积攒的幽光。这时候，20年前友人购置山地的絮语，像一枚未上釉的粗陶茶盏，在记忆深处悄然沉淀。如今站在山脚仰望，忽然明白：昭山的美，不在看着有多完美，而在时间留下的痕迹里。就像现在湘江的波纹里，仍藏着千年来没被驯服的野性。

回去的路上，回头看，昭山已经变成暮霭里的一幅水墨小品。三城的灯火在远处闪着，仿若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的市井烟火。只有山寺的轮廓，还保持着枯山水一样的安静。也许真正的美，就是在不完美里看到完整，在变化里找到永恒。当现代文明汹涌而来，昭山还守着山是山、水是水の本真，在湘江边上，等着与时光和解的人。回想当年笑谈养老的我们，此刻方知友人早已参透——昭山的美，本就是最深邃的归处。



今天喜鹊登梅

□ 熊代厚

今天最开心的事是拍到了喜鹊登梅。这个过去只在国画刺绣或诗词歌赋里见到的吉祥画面，没想到今天会真实地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我来到这片梅林的时候，太阳刚刚出来，梅林里花很多，人也很多。花争相绽放，人醉心欣赏。

许多年前，我曾来过这里。当时天上飘着细雨，梅林里人很少，最后几乎只有我一人。心情寥落地慢行着，根本没想过会有什么喜鹊登梅。

今天天儿好，虽是早春，有些寒意，但梅的热情很高，把最美的姿态都展现出来。

这片梅林有很多年了。有的树很高大，斑驳的树皮记录着岁月的沧桑，横逸的虬枝上缀满刚开的梅花。也有新栽的，枝干纤细柔软，宛如江南水乡的婉约女子，楚楚动人。

梅林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香气。这香不似月季浓郁，也没有桂花甜腻，而是清冽、淡雅，带着几分冷意，丝丝缕缕地钻进鼻腔，萦绕在心头，让人瞬间沉浸在一一种宁静而悠远的氛围中，仿佛远离了尘世喧嚣。

我沿着小径向梅林深处走去，想到人少的地方，更好地享受这梅、这香。

突然听到喜鹊叫声，就在不远处一棵高大的梅树上。

这实在让人喜出望外。我循着声音看，果然看到几只喜鹊在一棵高大的梅树上跳来跳去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。

我举起相机，心里一阵激动，激动得几乎喊出了声。

我不敢靠得太近，生怕惊飞了它们。可我的相机焦距不够，不能很好地拉近，拍得有些小，看不清喜鹊完美的姿态。



家快来看呦，喜鹊登梅，喜鹊登梅。”

这一嗓子，一下子来了不少人。大家都在树下啧啧称赞，咔嚓拍照。

喜鹊好像并不害怕，安定而自在地立在这枝头，喳喳地叫几下，然后立在那儿不作声。

不一会儿，又飞来一只喜鹊，栖在同一根梅枝上。先前的那只原来是在呼唤它的伴侣，在这清香四溢的梅旁，秀着它们的恩爱。

刚来的这只，用嘴在梅花里拨弄着，仿佛在与梅花私语。原先的那只用爪子抓住树枝，展开翅膀，似乎要与红梅一起起舞。

这是多么美妙的画面啊！喜鹊的灵动为红梅增添了几分生机，红梅的艳丽又为喜鹊搭建了一个如梦似幻的舞台。它们相互映衬，相得益彰，构成这片梅林里最动人的景致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喜鹊的活泼身影和欢快鸣唱象征着吉祥如意。它们的每一声啼叫，仿佛都在传递着喜讯，给人们带来希望与欢乐。而梅花不畏严寒，冰心玉魂，用一份坚守换来扑鼻芬芳，寓意着坚韧不拔。当喜鹊与梅花相遇，便寓意着历经艰难困苦之后，好运与幸福即将降临，成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祈愿。

在这个初春的早上，虽然寒潮未退，但眼前的喜鹊登梅，似一首无声的诗、一幅流动画、一曲动人的乐章，印在我的心间，给予我力量与温暖。

生活中，谁不遭遇困境？有时挫败险阻如冰雪般覆盖前行的路，似乎已寸步难行，山穷水尽。但只要

我们如梅花一般坚韧不屈，坚守自我，终将迎来自己的春天。你心中的喜鹊，也一定会登上你的梅枝，喜上你的眉梢。



江滨春信

□ 王佳欣

天还泛着鸭蛋青，我拿着从早市买来的早餐，骑着自行车到了吉林江滨公园门前。正是早春，松花江还未全部解封。料峭晨风卷着细雪末子扑面，却裹着缕缕清冽的梅香——原来墙角斜倚着两株老梅，虬枝上缀满素白小花，像是给灰蒙蒙的早春镶了道冰绡边。对岸工厂的砖红色围墙已成为鸟类的瞭望台，一只只鸟儿，恍若悬在空中的水墨逗点。

沿着花岗岩步道前行，江堤的垂柳正褪去冬装。千万条金丝垂落在风里轻晃，梢头泛着鹅黄的新芽，活脱脱是梳妆镜前未及缱发的少女。脚下冰面传来细碎的崩裂声，冰层下暗涌的春水正在苏醒，仿佛听见深埋的种子在冻土里翻身。忽然“咔嚓”脆响，冰面裂开指宽的缝隙，隐约能看到一条银鲤在水下游动，惊得岸边芦苇荡里扑棱棱飞起两只野鸭。

步道尽头的空地上，有一群老人随收音机跳交谊舞。磁带年久失声，肖斯塔科维奇的圆舞曲掺着沙沙杂音，却不妨碍他们踏着精准的舞步。穿灯芯绒外套的老先生揽着舞伴旋转，皮鞋尖踢起前夜未化的薄雪，露出底下嫩绿的早熟禾。忽然乐曲走音，众人哄笑着散开，老先生掏出手帕擦拭银框眼镜，镜片上还凝结着他

一眼看到它，我便沦陷。

这完全是梦幻组合。它的层次错落和奇形异状，它的变幻莫测和惊险陡峭，它的断崖巨壑和奇峰飞扬，它的磅礴大气和平地惊雷般的撼人心魄，它带来的视觉风暴和美学力量，乃是出于大自然的精心缔造。

这就是位于新疆温宿县天山南麓的托木尔大峡谷。

从两座山的关口攀木梯登山。柱形、锥形、不规则的山岩从眼前一掠而过，有的甚至伸手可触。它们有着不可思议的花纹，有着精微的丰富表情，也有着意味深长的岁月的留痕。伫立山腰凉亭，面对一座座高低参差的排列组合，胸中的波澜汹涌而起：这是运动和静止的交锋，是能量与能量的搏斗，是对撞与对撞的惊涛骇浪，是构建与毁灭的此起彼伏，也是大自然激情的此消彼长。其中既有和谐的唱和，也有惊心动魄的激变。而它们现在静静地耸立，陷入了永恒的沉思。

是的，它们一直保持沉默，却用另一种声音发声。当我登上山顶，在风沙中细细感受，它们有着尘世的各种喧哗，有着沙沙的草木波动，有着令人莫辨的深沉，有着从大地深处拨动山川河流齐奏的磅礴力量。我倾听它，听见了万物的律动，听见了时光的深邃，也听见了自己的心跳。

仰面，头顶碧蓝的天空被连峰分割。我的背后是天山山脉最高峰托木尔峰。俯视，源于托木尔峰冰川的两条河流——托什干河与木扎提河并行

流淌着。半圆形的冰斗与U形峡谷、垄状的侧蚀堤与终碛堤，则是亿万年前冰川运动的遗迹。

一阵风呼呼地刮来，将我的风衣吹成张开的帆。我抓住栏杆，闭目想象自己在冰川上漂移，洪荒时代的狂飙呼啸而来；地火从岩层下突然喷出，浓烟和火焰笼罩了大地，暴雨和飓风交相撕扯，漫长的时间沉浸于无边的黑暗中。大地在翻天覆地的痛苦中分娩——冰川在漂移，河流在冲刷，火焰在熔铸，岩石在分崩瓦解，在重新组合。一场颠覆乾坤的、伴随着阵痛的孕育和自我改造，席卷了世界。

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亿万年后诞生的人类，为了给拥有灵魂的他们预备一场浩渺天空下奇峰迭起的视觉盛宴。终于，人类来了。他们逐水而居，在托什干河与木扎提河两岸的岩洞里栖居，并在岩壁刻下岩画。西汉时期，一支驼队来了，驮着皮革、药材从北边而来；又一支驼队来了，驮着丝绸、瓷器从南边而来。从此，越来越多的驼队来来往往……

太阳慢慢西沉，晚霞将山色染成赤紫沉苍，色彩斑斓的山影各呈姿态，又互相照拂，彼此辉映。我一直盯着山影看。我看到神的杰作。那是一支宝戟直插云霄，那是一座皇宫巍峨挺立，那是一张来自远古的脸，那是一头驼峰高耸的骆驼，那是一匹呼啸的马。渐渐地，我发现了静止中的运动。它们在起舞，带着地上的欢欣或忧伤，带着亿万年痛苦孕育的彷徨，也

尝的是经典的秧草烧河豚。秧草是三叶草的一种，学名南苜蓿，味道甜中带苦，混有泥土香气，与河豚是绝配。秧草烧河豚需起两个锅，一个锅将河豚先煎后煮，另一个锅将秧草先炒后焖。等到河豚八成熟，再将两锅合一，用河豚原汤和调味酱料继续炖。

烧菜不难，难的是河豚的杀洗去毒，这是门技术活儿，关乎做菜人和吃菜人的性命，所以我只信任代代相传的老字号老师傅——这恐怕也是河豚菜肴没有传遍整个中国的重要原因。

河豚的肚皮布满小刺，平日里是一条河豚，生气了是一团河豚。它的肚皮可以鼓得比平时的整个身子还大，圆溜溜地向敌人竖起每根小刺。那肚皮一面滑溜溜、黏滋滋，一面又微微刺舌头，好像小豚最后的报复，所以

据说河豚有150种做法，我这次品



们呵出的白雾。

转过长桥，漫坡的杏林撞进眼帘。前日残雪还堆在枝丫间，今朝竟已绽出团团粉白。最奇的是向阳那棵，满树花苞像攒着千百颗珍珠，偏有几朵性急的先开了，半透明的花瓣透着光，倒像是用糯米纸剪出来的。我凑近细看，花蕊间竟凝着冰晶，寒露未消，倒给这早杏添了件水晶衫。我惊讶地张开了嘴，呼出的气沾染在花瓣上，瞬间凝成细小的水珠。

江心岛的渡船尚未开航，摆渡人老张正在擦洗船篷。“这茬冰排过去就能通船咯。”他指着江面漂浮的冰凌。那些棱角分明的冰块互相推挤着，在晨光里折射出钻石般的碎芒。忽然有块浮冰撞上礁石，“哗啦”碎成瓢瓢星芒，惊得岸边的灰鹅鸬扑棱着掠过水面，翘尖在江面点出一串涟漪。

放风筝的老者最懂春风脾性。他那只沙燕风筝总在云层间忽隐忽现，银灰尾翼扫过积雨云时，竟像是把天空裁开道口子。孩子们追着风筝疯跑，有个穿明黄卫衣的小男孩摔在草坪上也不哭，顺势躺着数天上流云。

忽然听见渡口传来手风琴声。穿驼色大衣的琴师坐在系缆桩上，琴键开合间，流淌出《喀秋莎》的旋律。摆渡的老张跟着哼唱，船桨打起节拍，惊得船舷边的丹顶鹤猛地扎进水里，再浮起时喙间银鳞闪烁。琴声漫过江面，对岸工厂的旧烟囱竟成了天然音柱，将旋律送回时，每个音符都沾着湿润的水汽。

暮色中，喂鸽子的婆婆从布兜里摸出铁皮糖盒，眯眼望着鸽群啄食玉米粒，银发在晚风里微微颤动。忽然有只鸽子停在她肩头，灰羽间杂着棉絮般的白，像是特意来衔走她眼角的怀念。夕阳给每道皱纹都镀上金边。鸽群忽地腾空，白羽掠过她银白的发髻，恍惚间竟分不清哪是飞羽哪是华发。

华灯初上，江岸亮起串珠似的路灯。对岸楼群的倒影在渐暗的江水里摇晃，与工厂的轮廓交融，像一幅未干的水彩画。卖糖葫芦的老汉推着车碾过石板路，山楂果在玻璃罩里红得透亮。我咬开糖壳时，酸甜滋味混着江风里的水汽，竟比任何珍馐都来得真切。

归途经过晨间的梅树，暗香愈发浓郁。几片花瓣飘落肩头，细看已不是来时那茬——原来东风整日都在催开新蕊。忽然懂得这江滨的春信，原是冰裂、花开、风起时万物萌动的合奏，是时光在柳梢、在浪尖、在老人浑浊的眼底静静流转。

万壑奔腾托木尔

□ 胡 静

流淌着。半圆形的冰斗与U形峡谷、垄状的侧蚀堤与终碛堤，则是亿万年前冰川运动的遗迹。

一阵风呼呼地刮来，将我的风衣吹成张开的帆。我抓住栏杆，闭目想象自己在冰川上漂移，洪荒时代的狂飙呼啸而来；地火从岩层下突然喷出，浓烟和火焰笼罩了大地，暴雨和飓风交相撕扯，漫长的时间沉浸于无边的黑暗中。大地在翻天覆地的痛苦中分娩——冰川在漂移，河流在冲刷，火焰在熔铸，岩石在分崩瓦解，在重新组合。一场颠覆乾坤的、伴随着阵痛的孕育和自我改造，席卷了世界。

这一切，都是为了亿万年后诞生的人类，为了给拥有灵魂的他们预备一场浩渺天空下奇峰迭起的视觉盛宴。终于，人类来了。他们逐水而居，在托什干河与木扎提河两岸的岩洞里栖居，并在岩壁刻下岩画。西汉时期，一支驼队来了，驮着皮革、药材从北边而来；又一支驼队来了，驮着丝绸、瓷器从南边而来。从此，越来越多的驼队来来往往……

太阳慢慢西沉，晚霞将山色染成赤紫沉苍，色彩斑斓的山影各呈姿态，又互相照拂，彼此辉映。我一直盯着山影看。我看到神的杰作。那是一支宝戟直插云霄，那是一座皇宫巍峨挺立，那是一张来自远古的脸，那是一头驼峰高耸的骆驼，那是一匹呼啸的马。渐渐地，我发现了静止中的运动。它们在起舞，带着地上的欢欣或忧伤，带着亿万年痛苦孕育的彷徨，也



托木尔大峡谷 本报记者 陈晨 摄

带着大自然的生龙活虎的跃动。一切都在变化中出生，又在变化中成长。刹那间，我懂得了什么叫万壑奔腾。

夕阳西下，山影奔腾，我已词穷。伟大的、慈悲的、摧枯拉朽的、巧夺天工的冰川运动！有一瞬间，我明确感觉到了时间这种像电流一样的东西。在这样的时空中，人显得那么渺小，小得像几乎完全可以忽略的一粒尘土。人的生命也极其短暂，短得像是瓦斯一闪的瞬间。那么人生，还有什么看不开放不下的呢？

沧海桑田，大地永存。

正是河豚欲上桌

□ 功 励

吃的時候要翻卷起来，切莫细嚼，囫圇吞下，只余鲜香软糯的口感荡漾唇舌之间。

秧草烧河豚的汤汁非常下饭。嚼劲十足的白米饭裹上浓稠的红汤，立刻变得又黏又香。再夹一筷子秧草，清甜微苦，更添风味。

人道吃河豚的顺序应是“一白、二皮、三汤、四肉”，好像河豚肉乃是下品。其实河豚肉比其他鱼肉更嫩、更弹，肉质紧密，韧劲十足，可称“水中鸡腿”。下品已如此，可见河豚乃上品中的上品。

河豚剧毒，据说其毒性是氰化物的千倍以上，但千百年来却有无数人“拼死吃河豚”，更有众多文人雅士为其留下笔墨。“不食河豚，焉知鱼味。食了河豚，百鱼无味。”诚哉斯言。

